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插图

林公



佚名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014039864

I242.48

17

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林公案



佚名著



北航

C1727109

I242.48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17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林公案 / (清) 佚名著. -- 哈尔滨: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4.2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7-5318-4494-5

I. ①林… II. ①佚…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8129号

林公案

作 者	佚 名
责任编辑	陈颖杰 郭婧竹
出版发行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
邮政编码	150016
发行电话	(0451) 84270514
网 址	www.hljmscbs.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经典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8-4494-5
定 价	19.00元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01403886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出品人：

李久军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

于晓北 于茂昌 李正刚 衣国强 陈 漱
步庆权 金海滨 林洪海 赵云长 梁 昌

责任编辑：

陈颖杰 郭婧竹



装帧设计：

滕文静

编 务：

于 澜

电脑制作：

杨 鑫 郭志芹 李 莹

出版者说

公案小说，是我国古代小说的一种，内容以写封建社会中的冤狱讼案故事为主，是在民间流传甚广、影响很大的一种通俗文学样式。

中国最早的公案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代张鷟的《朝野金载》、康骈的《剧谈录》等笔记小说中的一些故事。到了宋代，公案小说已经略具规模、自成系统，南宋“说话四家”之一的“小说”中，已有“公案”（“说公案”）一科，《错斩崔宁》就是宋元话本中公案小说的代表作。这篇小说问世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代冯梦龙将其篇名改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收入《醒世恒言》，后被多次改编，至今流传不衰。

宋元话本中的是暴露封建统治阶层的罪恶，谴责封建官吏的命。到了明代，由于说、戏剧的影响，再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下廉洁官吏的向往和期公案小说在内容上就官的明察和廉洁，而的思想倾向。明代晚《龙图公案》、《海样。至于到了清代，官情结”、为封建统治清官人物树碑立传的主旋律。

在清代之前，公统、单独发展的。从现了公案小说与侠义标志性作品就是由清于嘉庆三年（1798）小说写清官施仕伦世纶）访狱断案、剿

故事。它与以往的公案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将侠客黄天霸从绿林返正后仗义行侠、协助清官施仕伦除暴安良的情节穿插始终，首次融公案、侠义为一体，开侠义公案小说之先导，并由此诞生出一种为后来的公案小说所效仿、遵循的模式，对后世这类小说的创作和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体来说，这类公案小说普遍封建正统思想浓厚，艺术上简陋、粗俗，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直斥其“文意俱拙”；虽然学术界一直视其为小说创作的“末流”而不予重视，但是作为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仍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们蒐集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施公案》、《包公案》、《彭公案》等十余部作品作为“公案小说系列”整理出版，以飨读者。



公案小说，内容上多级迫害下层人民的罪贪墨、昏聩和草菅人长期受包公题材的小加上在日益腐朽黑暗层人民对清明政治和盼，此时大量出现的呈现出主要是歌颂清较少揭露社会的黑暗期的白话公案小说公案》等作品就是这种带有浓厚的“清政治阶级歌功颂德、为作品更是成为公案小

案小说一直是自成系乾隆、嘉庆开始则出小说合流的趋势，其代无名氏所作、初刻的《施公案》。这部（原型为康熙年间施寇除害、为民伸冤的

目 录

第一回	试秋闱良材获售	参县幕奇案亲查	〇〇一
第二回	片言折狱名重公卿	老役缉捕石打太守	〇〇四
第三回	身入谏台揭参降将	心存叵测谋刺贤臣	〇〇八
第四回	爱贤才老师荐幕友	入险境侠女救书生	〇一〇
第五回	长途仆仆响马追踪	良夜迢迢霜锋飞至	〇一四
第六回	以德服人释放刺客	告养归里饱受虚惊	〇一七
第七回	访能人酒客说真话	受愚弄干役入牢笼	〇二〇
第八回	捉盐枭老谋深算	访恶霸微服私行	〇二二
第九回	金鸡湖恶霸行凶	白石洞贤臣受困	〇二五
第十回	遇义侠林公脱险	入江湖恶霸弃家	〇二八
第十一回	侠恩爵讨差拿要犯	莽杨彪出手打高僧	〇三二
第十二回	首凶正法大快人心	义士探庄共商良策	〇三五
第十三回	探葛庄杨彪陷机关	拿恶棍幼德奋神勇	〇三九
第十四回	史大娘报德追赃	邱船主以寡胜众	〇四三
第十五回	巧遇凶徒瓮中捉鳖	私通寡妇海底翻澜	〇四七
第十六回	宿山村侠士锄强	奉上谕贤臣升任	〇五二
第十七回	酒客说出逃荒恶习	吏胥串吞赈济巨金	〇五五
第十八回	亲勘灾荒扫除积弊	略施小技惊走群雄	〇五八
第十九回	赴东河巡三门砥柱	登北岸睹只手拔船	〇六二
第二十回	获正犯解案销差	吐真情同仇敌忾	〇六七
第二十一回	利国驿巡抚被掳	抱犊峪名捕购线	〇七〇
第二十二回	史林恩弃暗投明	张保仔兽心人面	〇七三
第二十三回	任封圻保障东南	查漕弊救济州县	〇七六
第二十四回	买缸寻衅巧遇名家	聚众复仇又逢大吏	〇七九



第二十五回	捞浅拉舟运河冰冻	奸姑杀嫂命案奇冤	〇八二
第二十六回	遭诬陷无辜被逮	得真情奋勇缉凶	〇八六
第二十七回	帮匪囊空劫渔船	令尹幕客弄玄虚	〇九〇
第二十八回	充巡捕化装查案	接公文添差缉凶	〇九三
第二十九回	王安福奋勇捉帮头	史林恩渡江获要犯	〇九六
第三十回	访命案跑堂泄真相	缉凶首县署请添差	〇九九
第三十一回	悍帮头菜馆遭擒获	小粮户茶肆发牢骚	一〇二
第三十二回	茶肆无聊畅谈漕弊	漫藏海盗忽见奇人	一〇五
第三十三回	侠丐冰筵怅怀陈迹	贤臣规划重整漕规	一〇八
第三十四回	秋汛届期履勘险要	堤防巩固江汉安澜	一一一
第三十五回	施老海小试富阳法	黄爵滋请禁鸦片烟	一一四
第三十六回	厉烟禁加重论罪	拟复奏附列良方	一一七
第三十七回	陈锦堂戒烟得美缺	杨天德匿怨访同僚	一二二
第三十八回	至友告讦变生意外	美姬设计妙绝人寰	一二五
第三十九回	助力感恩委身擅宠	失官盗印报怨相当	一二八
第四十回	奏请禁烟维持银价	拿获贩土重拟罪名	一三一
第四十一回	美凤姑乔装护亲夫	贤观察奉委访猾吏	一三六
第四十二回	遇樵夫问路历险境	见逃犯假意说卑词	一三九
第四十三回	缴烟枪当场烧毁	施丸药普渡众生	一四二
第四十四回	论烟害追源往事	闻严禁运动权奸	一四五
第四十五回	权奸得贿倒行逆施	公愤难平上疏抗议	一四八
第四十六回	尤协镇狂妄辱钦差	邓制军直言论权相	一五三
第四十七回	移缴英主会禁种烟	传谕夷贩呈缴存土	一五六
第四十八回	绝供给降服英领事	缴鸦片稟复林钦差	一五九
第四十九回	移节虎门收缴烟土	激恼领事遣回夷船	一六三
第五十回	撒盐灰销毒务尽	验水量夹带难瞒	一六六
第五十一回	伤人命严正交涉	关天培添建炮台	一六九
第五十二回	义律霸阻夷船入口	英皇怒派军舰示威	一七二
第五十三回	轻启兵端损船折将	火攻匪艇焦头烂额	一七六
第五十四回	澳门交兵英将逃遁	定海失守林公见疑	一七九
第五十五回	功罪倒持林公去位	昏庸渎职琦善私和	一八三
第五十六回	失虎门关提督殉国	战省河杨参赞扬威	一八七
第五十七回	赔兵费捏词蒙听	垦边疆遣戍立功	一九〇
第五十八回	长都统殉难乍浦城	陈提督炮毁英兵舰	一九四
第五十九回	良将阵亡议和辱国	贤臣开复奉旨平番	一九八
第六十回	化民释怨匪患肃清	暴病归真全书结束	二〇一

第一回

试秋闱良材获售 参县幕奇案亲查

话说林文忠公则徐，本是福建侯官的世家子，生于乾隆五十年；自小聪颖异常，十三岁应郡试，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二十岁中举人，即为闽清县谢选门邑宰延去，佐理案牍，平反两件离奇冤狱，声名大震。

一件是杜成妒杀倪根案。杜成妻许氏，当堂供认凶首非杜成，指为陆大，陆大备受刑讯，不堪其苦，已经诬服。亏得林公偶阅供词，因情节可疑，遂同邑宰私行察访。查得那杜成家居闽清东城外，父母俱歿，幸赖母舅陈大松扶养成成人，并且替他聘娶许氏为妻。成婚以后夫妇俩亲热非常。杜成在城内米铺中当伙计，朝出暮归，习以为常。有一天，杜成于午后回家，走到里门相近，有三四个顽童，正在那里游戏，瞥见杜成走来，齐声叫道：“杜乌龟，今天为甚么绝早归来？”杜成含怒问道：“你们叫俺乌龟，是何道理？”顽童答道：“你那老婆，常与倪根同床共枕，你不是乌龟是甚么？”杜成闻言，气得两眼发直，一脚边赶到母舅家里，将顽童之言，直告舅母陈刘氏。刘氏劝道：“顽童含血喷人，不足取信，你家比邻而居，从不曾见有野汉子出入，你莫多疑！”杜成呆想了一会，打定主意，告别回家。许氏迎问道：“今天何故绝早归来？”杜成捏词答道：“朱家桥谢海观欠店中米价，屡索不偿，店主派俺去坐索，大约有二三日耽搁，恐你在家悬望，特来告知。”说时假意收拾了雨具，转身而去。

许氏送到门口，叮咛而别。杜成仍到米铺中，照料门市；直到黄昏人静，重又回到住宅后面，潜伏在屋角边，守了一会，遥见一人，踽踽而来，借着月光看去，果然是倪根。见他走近后户，向门上弹指三下，许氏开门迎人，随手将门关上，匆忙间忘却加闩。杜成看得清楚，按住了心头之火，走到舅母家中，将目见之事，告诉一遍。陈刘氏竭力劝解，叫他不要动武，恐怕闹出人命官司来，不是要的。杜成早有成竹在胸，转身出门，一手掣着藏在身边的钢刀，径奔自家后户，推门而入，悄悄地走入许氏卧房。其时灯光已熄，他就蹑足走到床前，伸手摸索，捉得一条发辫，右手挥刀向颈项中猛砍，把倪根脑袋砍落。待要捉摸淫妇时，却已不知去向，疑他逃往舅母家中，忙将凶刀抛弃烟囱中，向舅母家奔来。陈刘氏见他满身血污，吓得目瞪口呆！杜成说道：“奸夫已被俺杀死，淫妇却吃走了，可有逃来没有？”陈

刘氏答道：“没有逃来，人命非同儿戏！你还是远走高飞暂避官司。”说着取出袍褂，叫他洗手更换，把血衣焚毁。时已三更以后，杜成就叩谢而别，逃往福安裕康米铺中为伙。那陈刘氏自杜成去后，守到下午，不见许氏动静，亲往探视，许氏含笑相迎，接入卧室中坐定。刘氏留心察看，房中一切如常，非但不见倪根尸身，并且杀人痕迹也没有一点。便向许氏问道：“杜成昨晚回来没有？”许氏答道：“他到朱家桥去讨米账的，故没有回来。”刘氏坐了一会，回到自己家里，只道杜成撒谎，并未将倪根杀死。等到丈夫回家，就将此事告知，互相猜测，终究莫名其妙。

光阴迅速，已隔了七八天，许氏一面央求陈大松到朱家桥去找寻杜成，一面亲往米铺中询问，方知杜成不别而行，店中并未差他去讨账。许氏只好恳托大松留心找寻。他因一人住在家里害怕，借住在陈家，终日帮同操作，足不出户，陈氏夫妇见他如此，竟不信他有外好。

当年冬季，大松因事赴福安，途遇杜成，讶然问道：“你在此做甚么生计？”杜成略述经过，并问许氏近状，大松就把许氏敛迹守节的近状，详述一遍，并劝杜成速归。杜成心中虽然疑惑，只因其事既未张扬，回去谅无妨碍，即向店中告假，舅甥二人，结伴回家。许氏见丈夫归来，殷勤备至，小心伺应，杜成见他已痛改前非，遂与他和好如初，同在母舅家中吃过晚饭，方才回家。到了卧房中坐定，杜成开口问道：“听说东村倪根被人杀死，究竟确不确呢？”许氏含笑答道：“何苦假惺惺作态，你就是杀人凶手。”杜成笑问道：“当时你躲在那里，尸身怎样收拾的？”许氏答道：

“我正在睡梦之中，忽听得房外脚步声，料定是你，此来必无善意，我就悄悄下床，攀登橱顶，见你持刀入房，把倪根杀死，觅我不得，开后门而去。我就从橱顶爬下，点灯照看，只见满床血污，倪根身首分离，死在血泊之中。留着岂非祸胎，料想你也不能立刻归来，就想出一条毁尸灭迹之计，便取切菜刀将尸肢解，放在锅中煮烂，一面收拾血污，尸体煮烂之后，将骨取出，藏在箱中，肉糜就用米糠拌和，按日饲猪。所以第二天舅母来此，不会看出破绽。”杜成听罢，说道：“你的心肠狠毒极了！”许氏很不耐烦似地答道：“你杀了人，留个尸身在这里，我若不毁尸灭迹，人命官司，非同儿戏，此时早弄得你无家可归，那里能逍遥法外呢？”杜成笑道：“往事丢开，以后但愿你谨守妇道，不再和无赖勾搭就是了！”说罢夫妇就寝。

那知隔墙有耳，夫妇俩的私话，已早被人听得明明白白。原来杜成贴邻有个陆大，垂涎许氏美色，无奈许氏心向倪根，不去理会他，因此怀恨在心，常思报复。两家只有一墙之隔，许氏房后，便是陆大家的毛厕。当夫妇俩私语时，恰巧陆大在毛厕中出恭，夜深人静，听得很为清楚，暗想：许氏他家既有此等之事，真是报复的好机会。打定主意，回到卧室中去睡觉。次

日起身后，便去找倪根的胞兄倪大，说明一切。

倪大听得兄弟惨死，怎不气苦，便道：“俺即往告状，烦君为证。”说着两人同至县前，找寻书吏，写了状子，投入衙门。邑宰谢选门阅状批准，差提杜成、许氏到案。先问杜成何故杀死倪根。杜成供道：“小人不敢杀人。”选门怒道：“你不杀人，倪根如何失踪？”杜成谎供道：“小人今年二月初旬即到福安裕康米铺中为伙，实不知情。”选门遂提许氏上堂，问道：“杜成是不是为妒奸杀死倪根？你须照实供来。”许氏道：“状纸上载明倪根何时被杀？”选门道：“四月十九夜间。”许氏供道：“吾夫二月初四即赴福安，直至昨天回来，岂能杀人！”选门道：“你既回护丈夫，着你交出倪根来。”许氏答道：“倪根已于四月十九夜被人杀死，叫小妇人何从交出？”选门大怒道：“好一个利口妇人，既说你丈夫不能杀人，如何又说倪根被人杀死？倪根既然被杀，必有凶首，你纵然狡猾，也逃不出本县眼目，正凶非尔丈夫，就是你这泼妇。”许氏故作惊恐，吞吐说道：“事至今日，小妇人也不能顾恤廉耻，只好从实招供了！原来小妇人未出嫁时，被原告陆大引诱成奸；既嫁杜成，与陆大踪迹渐疏，旋因吾夫在米店为伙，在家日少，又被死者倪根势迫利诱，不合与他往来。后来事机不密，被陆大探悉，乘那夜倪根至小妇房中相会，陆大就越墙而入。当时小妇人闻声惊醒，倪根已被杀死在床，身首异处，小妇人吓得魂不附体，正待呼救，陆大向我说道：‘你如呼喊，马上一刀两段，如其帮我毁尸灭迹，非但无事，以后重续旧好，还你快乐不尽。’小妇人怎敢与他相拗，只得允从。当时他就将倪根尸身，砍成七八段，放在锅中，煮成肉糜，拌糠喂猪，一面命小妇人将房中血迹打扫干净，不留丝毫痕迹。以后陆大便时来缠绕，岂知此人心毒异常，又欲将我夫一并害死，与小妇人作长久夫妻，小妇人不答应，他便一计不成，又使一计，教唆倪大，捏词告状。还望青天大老爷明鉴。”

选门得供，颇觉有理，即提陆大到堂对质。许氏一口咬定，口讲指画，情景如绘，奸出妇人口，陆大有口难分，惟有叩头呼冤。当将原、被两告，一并收禁。以后历用刑讯，许氏坚执前供。选门信以为真，遂用严刑鞫讯陆大，陆大不堪其苦，诬服画招，冤狱构成。

要知林公如何平反，且待下回分解。



且说陆大受刑不起，只好供认杀死倪根，许氏为帮凶；尸身肢解饲猪，无从检查。知县谢选门终觉情节离奇，不敢冒昧定案上详，便与林公商议。林公把陆大与许氏的前后供词披阅一过，向选门说道：“此案情节离奇。据常理而论，陆大如果真是凶首，早已远走高飞，岂肯反做见证，同倪大来县告发？可疑者一。世间只有淫妇恋奸情切，谋杀亲夫，而许氏偏偏回护亲夫，可疑者二。此中颇有不尽不实之处，还须密查暗访，求个水落石出，且慢申详。”选门就将访案之事，托了林公。

林公允诺，即日出衙，到杜成家近邻借端探问，四邻答话，各不相同。陈大松当然庇护杜成，回答林公说：“杜成是二月初旬赴福安去的。”有的说四月下旬出门的，有的回答不晓得。当下林公探不出端倪，回到衙门，派干役到福安裕康米铺中，查问杜成到店日期。不料经理何荣早已接到杜成来信，便也不肯吐实，只对公差说二月初五到此的。公差回复林公。林公见查不到证据，只好从犯人身上着想，便叫选门赏一席酒菜给陆大与许氏，吩咐看役引二犯到空室中同饮，不许有人在旁照料，选门依言。林公跟着挑酒菜的到监狱中，潜伏在空室隔墙窃听。差役引男女二犯到得室中，说明你俩已经定案，明天就要处决，我们牢头因你们多有孝敬，于心不忍，故特备这一桌酒菜，请你二人吃喝，也不枉生受你们的孝敬。如今我还有事出去，你二人且开怀畅饮，叙叙旧情。说着竟自去了！

那陆大长叹一声，对许氏说道：“你这淫妇害得咱苦也！本来咱不晓得倪根是谁所杀，只因杜成还家那天，听你在房中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杀人凶首明明是杜成，你如今竟含血喷人，一口咬定咱是凶首，你真心毒极了！”许氏很自在地说道：“偏你的心不毒，你下此毒手，欲置咱们夫妇俩于死地，你要咱的性命，咱才一口咬定你争风杀人。事到今日，你终究害了自己。脑袋搬家，也是很爽快的事啊！”陆大怒道：“好好好，你这淫妇，既如此狡狴，咱明日死了，也不能放过你，闽清县堂上，容你扯谎，森罗殿上，看你躲赖得过？”二人正自你一言我一语说着，不防此时林公推门而入，吓得许氏面如土色。陆大却一惊一喜，认了林公一眼，连忙起立说道：

“大老爷！许氏已经说出凶首是杜成，想大老爷也当听见，还望大老爷伸

冤。”林公一边点头，一边向许氏说道：“你二人的说话，我都听得，你也不用诬攀。要知杜成杀奸，罪或可恕，你以前的行为虽不正当，此次回护亲夫，情本可原，只不该诬攀陆大。且待县尊酌议定案。”说着便出狱往告选门，选门立刻传齐差役，提出陆大、许氏、杜成等审讯。先问许氏，许氏知难狡赖，照实供招。杜成也照直供认。陆大无罪，当堂开释。杜成、许氏还押。选门退入签押房，即请林公主稿申详，拟定杜成、许氏徒罪，成全了二人性命。因此都称谢选门为谢青天。却不知出自林公一手。

隔了半年，闽清西乡朱村，有寡妇王周氏，膝下无儿，单生一女，名叫秀姑，爱若掌上明珠。赘婿何金生，素性刚强，夫妇时常口角。周氏本欲以婿做子，见他脾气太坏，由此不爱，遂过继族侄永福为嗣子，金生也并不介意。时值新年，小夫妇俩又因细事口角，永福竭力劝解，即邀金生同往镇上游玩解闷。恰巧镇上敬神演戏，郎舅二人挤入人丛中观看，一刹时金生忽失所在，永福只道他往别处，不以为异，晚间独自回去，并不见金生踪影。一连隔了三日，不见金生归来，始出寻访，杳无踪迹。村中好事的人因金生夫妇口角之后，又与继子同出，就发生出了种种怀疑，茶坊酒肆中，窃窃谈论此事。后来被金生父何子青所知，托讼师撰状捏词赴县控诉，禀称继子永福与妹通奸，恐婿金生显扬丑事，共同谋杀。

时值选门入秋闱为分校官，由代理知县许鼎阅状批准，提王寡妇及秀姑、永福到案，严加鞫讯。三人初时极口叫屈，一无供述，遂用刑讯。唉！三木之下，何求而不得，况妇老女弱，那里耐得住痛苦，只好诬服，永福亦惟有含泪供认。选门回署，林公将此案告知；选门提王氏及子女三人审讯，公立屏后窃听，三人供词如一，并无翻供。选门向林公问道：“三人供词合一，似无可疑之处。”林公答道：“三人供词合一，虽无可疑，但原告诉称赴镇观剧后谋杀，次日假称失踪，至今尸骸未得，生死未明。倘冒昧定案，一旦何金生复出，又将如何？”选门深韪公言，正拟详加讯问，忽接臬司来文，飭提此案解省。原来钱臬司与许鼎有些亲戚，许鼎交却闽清县事，晋谒县司，自炫其能，详述申明此杀婿案。钱臬司信以为真，日久不见解省，只道已受贿私和，姑用札飭提省。选门飭吏检齐案卷，由林公主稿，详述此案疑点，连同三被告一并解省。臬司批阅全卷及详文，即送发审局细心研讯。该局委员都是具有断狱经验的，一经审讯，即知有冤，连问几堂，仍无确实供词，只好发回原县。选门即委林公代审。林公将三人隔别，不容见面，逐一询问：尸首饲猪狗，脑袋曾否割下？三人供词各异，王姬供不曾割；秀姑供割下；永福供由母亲经手，咱不晓得。林公不加追问，但说人命非同儿戏，你们岂可随口乱供，仍命还押。林公退语选门道：“案情不实，已见端倪，否则共同杀人，安有割头与否，供词各异之理？”选门问道：“三人自



甘诬服，将何以雪此奇冤？”林公道：“欲雪此奇冤，非何金生到案不可。当悬重赏以求之。”选门依言，悬赏二百两找寻金生，赏格上却注明王氏母女为他失踪，诬服杀人，金生到案，可救王氏全家云云。

赏格遍贴通衢，适为永泰县木客陈小亭所见，想起行中新近用一伙计，面貌口音与赏格所载相同，自称金何生，定是何金生化名，立即回到行中，一见何金生，劈口就问道：“你要害死王姓母女三人了！还不赶快回去？”此人当真就是金生，闻言吓得目瞪口呆。小亭即出抄录赏格，给他阅看。金生披阅一过，大惊失色！立即辞谢行主，星夜赶回闽清，自行投案。差役入内禀明。选门立传金生到签押房询问，金生道：“此次出门，并无别意，只因吾妻憎厌我是穷措大，屡屡口角，心中气愤，打算出去做伙计，省吃俭用，积蓄了几百金，然后回去，免受床头人憎厌，不意累及他家蒙此不白之冤，真非我始料所及的。”选门即将王氏母女及永福一并开释。秀姑一见金生，泪如泉涌，泣不成声。选门慰谕了几句，四人拜谢而归。从此秀姑与金生和好如初。选门因事晋省，谒见臬司，禀明此案结果。臬司赞道：“你真干练明白，若凭许县尊之言，贸然定案，一旦金生出首，那就非同儿戏了！”选门说道：“此非卑职的明达，实赖林元抚孝廉襄助之力。”选门以后到处替林公揄扬。

关抚张思诚慕林公才名，延入幕府，办理折奏。张抚知林公有断狱奇才，遇有疑案，必与公商酌办理。旋有龙溪巨绅郭太史晋谒张抚，面禀龙溪迭出盗案，郭家也屡次失去珠玉金银，请张抚严限破案，以靖地方。张抚即飭漳州知府李栋勒限严缉。日久一无所获，被盗绅商具禀向抚辕申诉，陆续不绝共有二十七起，失赃俱在万金以外。张抚与林公磋商办法。林公答道：“龙溪为漳州府治，富商极多，以致剧贼生了觊觎之心，既经勒限追缉，案仍不破，惟有选派名捕，不动声色，密往该县踪缉。闽清有捕役童顺，历破巨案，才识过人，谅能胜任。”张抚即命林公致函闽清知县谢选门，传命童顺到省，听候差遣。

童顺年纪已有五十多，本已退卯；选门得了林公手书，便将童顺唤到签押房，说明就里，童顺只好答应。带着两个副手，同到省中，上辕门报到，见过了抚台，张抚说明龙溪劫案，发下捕盗文书，命他秘密往拿。林公吩咐了童顺几句，退出即同副手扮作小贩，赶往龙溪城内，落了客店，日间睡觉，夜间分途查缉。两个副手专向大中人家左右逻守，一连数日，毫无影响。童顺预料此案必非寻常盗贼所为，或竟与公门中人有关，因此注意几座衙门，每晚在府署县署及武衙门左右，来往密查。

那一夜三更时分，正走到府署后面，瞥见一人迎面而来。急闪身墙角，暗中窥视，只见身穿蓝绸袍，面貌看不清楚，走路的模样颇觉大方。当时不

敢冒昧下手，蹑足远远跟着。见他行至一座巨宅后止步，其地有井一口。那人解下蓝袍，用带扎缚，垂于井中，里边却现出一身皂色夜行衣靠，趑至高墙下，使个旱地拔葱家数，将身一跃，身轻若燕，已上墙头，接着向下一跃，人影全无。童顺自知年老力衰，不敢上墙追捕，潜伏在墙下守候。正自思打量捉拿飞贼的方法，沉思了半晌，忽见眼前一闪，那人已从墙上跃下，背上负一小包，走到井边，取出蓝袍，飞步而走。童顺紧紧跟随。直到府衙左近，那人忽抄到后门围墙跟首，将身一蹲，似乎又想跃入府中。童顺到此，心中已有八分明白，暗想府衙重地，被他人蹿入，就难以追捕，于是乘那人向上跃起之时，把手一扬，一飞蝗石正中那人脑壳，再看时已跃入府衙围墙去了。童顺对于此事，早有成竹在胸，便回到客店，和两个副手说明飞石伤盗情形，商议捕拿方法。两副手主张日间到府前密查，如见有伤头人走出，即可动手拿捉。童顺说道：“此计不妥。倘该盗因伤头潜匿不出，岂非白吃辛苦？还是去禀见县太爷说明经过情形，请他做主，定能水落石出。”计议已定，童顺还防剧盗潜逃，即遣副手至府前茶坊中巡察，自己径投龙溪县衙门，禀见知县苏希东，说明来意。

希东为了许多盗案不破，已受了革职留任的处分，现在听得案情已有端倪，正是喜出望外，立刻同至府衙请见。门役入内禀报，不多时出来说，本府大爷有病挡驾。希东听说，甚觉可疑，就对门役说：“今日实有要公，必须面见，还望再去通报，并且本县素精医道，还可替你们老爷治病呢！”门役不敢怠慢，入内禀白，李太守便说内花厅相见。门役出来，引希东到了内花厅，行过了礼，希东便随意回了两桩公事，一面冷眼看太守时，只见他冠帽之内，缠有白布，一角露在外面，面部稍现浮肿，不似内病，心中已知他是额受石创所致，有八九分料到，只因身为下属，不敢冒昧行事。一面又替李太守诊脉，随意定了一张方案，只说是略受感冒，并无妨碍，数日即当痊愈，随即告辞而出。回到县衙，便传见童顺，告知一切。大家一计议，使定下一策，要捉拿积案如山的剧贼。

欲知如何下手，剧贼是谁，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回

身入谏台揭参降将 心存叵测谋刺贤臣

且说名捕童顺，跟随龙溪知县苏希东回转衙门，商量一番。希东道：“我是他的属下，他是堂堂四品黄堂太守，未曾参革，怎好去拿捉他？还是你赶快回省请示机宜，然后下手为是。”童顺答应了，回到客店，向副手说明一切，仍命他留在龙溪暗中监视，自己便立刻动身回省。到抚辕上将经过情形向林公告知，并请示办法。

林公闻说，便去与巡抚商议，即下密札与龙溪协镇，命将李太守拿解省垣。童顺当即领了密札，仍回到龙溪县，径投协镇衙门求见刘协镇，呈上密札。刘协镇看毕，因事关重大，不敢怠慢，一面命曹游击带兵二百名随后入城，自己带着一小队亲兵，同了童顺，先行飞马入城。直至府署前下马，只说有紧急公事求见。号房急行入内禀白，刘协镇也不等回话，早已下马离鞍，直到内花厅门首。号房正从内走出，说道：“启禀大人，老爷有寒疾不能下床见客，故此挡驾。”刘协镇说：“你的老爷明明在里边说话，何用挡驾？”说罢径自入内。知府欲避不及，只得含笑相迎，问道：“协镇枉驾，有甚么重要公事？”刘协镇答道：“奉抚宪密札，特来相请。”李太守情知不妙，故作庄严厉声问道：“究竟何事，用得着如此吞吞吐吐？纵然要与本府为难，也得说个明白。”刘协镇冷冷地答道：“此事连我也不知道，我但奉了抚辕密札，照札办理罢了。你欲知端的，到了抚辕自会知道。”说着举手一挥，早有十数个亲兵拥了李太守就走。此时，曹游击已带队赶来。刘协镇命他入内，把盗官眷属拘捕，只有一个姨太，以外尽是雇用的男女仆役。刘协镇押着一干人赴省，童顺与两副手也一同回省，好不有兴。到了抚辕，协镇递了手板落官厅，童顺自到签押房，叩见张抚，把捕盗始末情形，详细禀明。张抚慰谕一番，便传见刘协镇，张抚当面奖励一番，消差回去。

那个盗官，发臬司提审。他自知末日已至，无可抵赖，一口承招。供称原为东南海上凤尾帮的大盗，旋识京中某大员，适逢河南水灾，特开捐例，即带巨金入都，遵例报捐实缺知府，实授漳州知府。到任以后，满指望可以搜括多金，不料毫无出息，自思身手不弱，借此知府官衔，做个幌子，暗中仍做旧日窃盗生涯。如此一来，倒可两全其美，并且永无破露之日。主意打定之后，随即进行，果然一帆风顺，非常利市，共计数十起。外间之人，只

道龙溪出了高手飞贼，却无人疑心到我。不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前夜又出外行窃归来，忽被人一飞蝗石打破头额，以致败露。事已如此，情甘服罪。当下画供之后，定成死罪，仆妇及盗妾递解回籍，此案即行结束。

时属岁暮，春闹期近，林公即向张抚辞职，入京应试，中进士，派习国书，授翰林院编修。其时公年方二十七岁，虽则职居清秘，对于行军布阵，悉心研究，六曹事例，及用人行政的得失，综核无遗。一班忠正大臣如潘世恩、王鼎辈，皆称林公为将相才！历江西、江南、云南等正主考，所收门生，如赖恩爵、李廷玉等，皆是智勇兼备。至嘉庆廿五年，林公补授御史，对于察吏除奸，切实弹劾，不避权要，同寅称他为铁面御史。那时东南海上有剧盗张保仔，横行闽、粤沿海各县，犯案不下数百起，粤省屡派大兵剿捕，无如张盗狡猾，忽在粤海劫商船，忽在闽边劫行旅，出没无常，累得官兵疲于奔命，劳师糜饷，日久无功。不得已改剿为抚，许他悔罪投诚，张盗即串匪众投诚，初授游击职，归缉私统领节制。保仔却也勤于职务，屡次缉获大宗私盐，论功擢升，不满二年，已官至副将。

强盗一变而为三品武官，可算得侥幸极了，但还未能满足他的奢望，百计夤缘，先和福州将军礼和订结金兰交，得悉礼和与穆彰阿有些亲情，密托礼和馈赠万金，恳他保举总镇。穆本是贪鄙之夫，现官兵部尚书，颇得嘉庆帝宠幸，他既受保仔万金，竭力保举。隔不多时，厦门总镇出缺，穆彰阿就密保张保仔继任。恰巧姚石甫观察进京陛见。姚与林公同年，林公设席为姚洗尘。石甫在席上谈及张保仔出身绿林，官至副将，已嫌过分，现在穆尚书又密保他升厦门总兵，恐怕未能服众。林公讶然问道：“老哥从何处听得这个消息？只怕传闻失实吧？”石甫答道：“今日因公晋谒穆尚书，穆公曾向弟说：‘朝廷拟升张保仔为厦门总兵，老哥与他同省，可知他能胜此重任否？’当下我含糊对答，未下断语。”林公接口道：“老哥为甚么不直说张保仔不当擢升总镇呢？”石甫答道：“穆公肯替他密保，必然收受重金。小弟人微言轻，说也徒然，不如含糊回答为是。”林公道：“既然如此，弟身任言官，岂能袖手，自当据实参奏。”当下大家又谈些闲话，宾主尽欢而散。

林公有事在心，回到家中，思量了一会，便提笔草就奏疏，弹劾张保仔，疏中大意谓：“张保仔原系蜆户出身，幼嗣广东海盗巨魁张一为子，自张一死后，由保仔接管帮船数百艘，盗伙数万人，横行海上，犯案如山，官兵屡剿无功；在事诸臣，不得已而舍剿言抚，此不过一时权宜之计。按张保仔自悔罪投诚以来，屡次反复，拥众要挟，当局皆以升官加饷了之，未建尺寸之功，官主副将，已觉过分。今闻将升厦门总兵，窃恐狼子野心，官愈高而欲望愈大，养痍成溃，必遗后患。”疏上以后，嘉庆帝览奏动容，即号林

公至御前说道：“所奏不为未见，但是你称养痍成溃，难道好将他治罪不成？”林公跪奏道：“圣恩宽厚，既许他投诚于前，现在尚无显著劣迹，似未便遽加处分，为今之计，只命他去剿灭海盗。东南海上，现在四大帮三小帮：大帮如凤尾帮、水澳帮、蔡牵帮，皆是闽盗；另有一帮为粤盗。小帮如箬横帮、黄蔡帮、和尚秋等，皆凶猛异常。莫如用以毒攻毒之计，命张保仔认真剿伐，胜则论功擢升，败则亦无所惜。”嘉庆帝也甚以为当，即将林公奏疏给穆彰阿阅看，收回成命，命穆札饬张保仔专剿东南海盗，立功后再行耀升。帝即退朝，百官回衙理事。

那穆彰阿披阅林公奏疏，怀恨在心，因有上命，不敢辩驳，立即札饬张保仔下海捕盗，另附一私函，详述林公参阻升任总兵的经过。保仔接阅札饬及私函，气得三尸神暴跳，七窍眼生烟，牙痒痒地说道：“俺与林某前日无仇，往日无冤，为甚与俺作对，阻我升官，使俺空费巨额金钱？最可恶的，又使出这蛇吃蛇的毒计，派俺专司剿捕海盗，使俺左右为难，认真剿捕吧，对不起旧时朋友；不认真剿捕吧，要受朝廷处分。林某使出这毒计，俺与他势不两立。誓必先杀林某，然后再图调委优差，方能遂俺的心愿。”接着向左右问道：“兄弟们！谁有胆量入京去，取林某脑袋来缴令？取到时赏银三千两。”众盗伙面面相觑，不发一言。保仔连问三次，仍无人答应。

保仔手下要算独角龙李彪、闹海蛟周豹两人最为勇猛。保仔就向李彪说道：“不杀林某，咱们俱无出头之日。只是此事关系重大，只有你能胜任，还是你往京师走一遭吧！”李彪答道：“并非俺贪生怕死不奉命令，只因皇都重地，禁卫森严，只恐不能得手；况且林某与大哥结仇，朝内百官皆知，一旦林某被杀，大哥也脱不了干系。兄弟愚见以为，还是等候林某放外任时，然后在半路将他刺了完事。”周豹也相劝道：“君子报仇三年，徐待机会行事为妙。”保仔只好按住心头之火，即日带兵船下海捕盗。

要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且说林公因奏阻张保仔升任总兵事，深得上面器重。当时嘉庆帝微闻京都地方，时有少年皇亲在外滋事，因知林公不避权要，铁面无私，特派他为巡城御史，并且面谕林公：“辇毂之下，如有贵胄子弟酗酒滋事，尽管直